

## 題目：屬於她的旅程

她說她總是做同一個惡夢，孤伶伶站在月台上，空氣是安靜的，手中緊握一張模糊的車票，景色是昏暗的，不停在一班又一班的列車上上下下……

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，但如果要以美來定義她，美的範疇似乎又明顯不足，她的美，是素描時以筆尖細細描繪的美，是潑墨畫中溫柔地暈染開、層次的美；或者我們會理所當然的把她和落英、林蔭大道融合為一幅協和的畫，當她站在春天的朝陽底下時，我們還會很合理的擔憂……風將吹散她，化作我們眼底的餘光。

再回到她說的夢境，她說她可能會因此恐懼搭火車。「車門要開了」的聲音是一個溫柔又誠懇的女士的聲音，現在聽到卻宛如寒夜裡吹來竹林的風，會讓她起雞皮疙瘩，她說她真對不起那位女士；然而十分遺憾的是，她幾乎每隔一個禮拜就要搭火車回家一次。

她說坐在車廂裡總是忍不住鼻酸，忍不住要再三確認自己是清醒，抑或夢境，卻往往在確認以前就淚濕滿襟。

不管什麼時候看，站在人群中的她總是披著寂寞的帷幕，這樣獨特的氣質讓她的存在特出。若是以電影或漫畫手法看來，彷彿是以她為中心擴散的一輪光暈，她總是將別人排除在外……她會靜靜著望著來來往往的男女，她小心翼翼將過長的瀏海塞入耳後，她低頭、她轉身，她微笑或嘆息，都會不經意引來旁人的目光。

或許喜歡過她的男孩子都會有這種想法—她是理想、是夢想，但有如抓不住的水、遙不可及的彩虹般；他們只能拿她作心靈的慰藉，卻也得承受隨她而來的悲傷，並且甘之如飴。

話說那個夢是這樣的……她說她不管上了多少班列車，總是無法帶她抵達終點，她會不停的換車，然後不停的落空；每每，在她適應了列車的光線、溫度之後，熟悉的聲音又如清晨的鬧鐘，提醒她：「車門要開了」、「車門要關了」，她變得絕

望的步上月台，再度從夢裡的夢裡甦醒；卻免不了下一刻，又墜入另一個夢中。

通常她會觀望一月台的景緻總像山水畫一樣，人很少、山很多。她想像自己是畫中孤獨的隱者，試著攀著綿延不已的鐵軌，像是在找尋世界的盡頭那樣。忽然一陣轟天巨響，彷彿是一群失控的山獸狂奔嘶嚎，天空和鐵軌之間冒出一個小小的黑點，越變越大、越來越清晰一回過神來，像一句過時的咒語迴盪在耳邊：「列車即將到站，要上車的旅客請在第二月台候車……」，她的披肩的長髮被列車撩起，裙擺無助得像暴風中的花瓣。她低頭撥起紛亂的瀏海，又一扇門出現在她面前，無比龐大、閃著冷光的鋁門，「七一」的一聲打開，再次重複說道：「車門要開了」。

每一次，她都會踟躕一會兒，最後總是踏足上去，就像是長年養成的習慣…那位盡責的女士再度宣判：「車門要關了」。

所以沒有終點嗎？她說：「如果是旅行的話當然沒有終點，旅行只有目的，然後我們會在每一個景點留下美好的回憶；但如果是回家的話，需要的便不是旅程的累積，而是最後會永遠接納我們的歸屬。那樣的夢之所以為惡夢，除了永無止盡的一直重複外，是被我握皺那張車票上，起迄處是一片空白。」

既然這個夢那麼深刻，妳何不把它寫作小說投稿了？她說：「更因為太深刻了才寫不出來，彷彿是要從心頭剮下一塊肉，會流血、會痛！」就像是妳離開他一樣嗎？「不，比起離開他，更讓我心痛的是一再度愛上他。」

請容我解釋一番，她指的「他」有兩個「他」；說來逗趣，世人流行的是「喜新厭舊」，我們這位小姐卻顛覆了傳統—「喜舊厭新」。

她說她跟他有過一段深刻的遺憾，她說再度相見是命運給了他們第二次機會，她說她一直在他們身上尋尋覓覓他的影子，她說自己肯定是到了燈火闌珊處……然後她便不再迷惘了。

她總是以平淡的口吻訴著一切，或許是擔心脆弱如破繭，以眼淚的形式洩漏了自己的不灑脫、不乾脆，也可能是認為：就算說再多也不會有人真實的明白。於是

她身上的光暈更加強烈，明亮到……似乎再也看不清週遭的一切。

再次相見是在冬天的午後，有別於過去的炎炎烈日，同樣的海邊，海風是灰色的、挾著厚重的鹹味……她想起過去他們最愛那首歌，又輕輕的哼唱著：「還記得昨天，那個夏天，微風吹過的一瞬間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更沉澱……」只唱了一句便想起什麼似的，靜靜的落淚，逃避他凝視的臉面向天空，眼睛被陰霾染得更灰。

發現這個從十六歲長到二十歲還是愛哭的小丫頭時，他笑問：「哭什麼？好不容易再一起出來，要開心啊！」

不知道沉默了多久，之後他問起了她：「為什麼」。好像是上輩子欠的債卻在今生被催討，擺在眼前的借據看來計窩囊又荒唐；不知道輪迴了多少次，她都快忘記為什麼了，他卻苦苦逼問著。

在他之後她也換了好幾任男朋友，每一任都有每一任的因緣，每次分手都被問了一次「為什麼」，到最後她已經快分不清，究竟哪個「為什麼」屬於誰……但是，最令她難過的是一眼前的他的「為什麼」，她卻從來沒有答覆過。就像數學科考試的最後五分鐘，坐在桌前望著畫得亂七八糟的計算紙，望到最後還是交了空白卷。

有時候她覺得自己的愛情也常常交白卷。曾經有一次，有位老師要她作一首新詩投稿，她問：「怎麼作？」那老師不知道是認真或玩笑地說：「一個戀人一段，組合成一首組詩。」那位老師就像所有人一樣了解她，也像所有人一樣不了解她；「戀愛世界的 BOSS」只是大夥兒胡鬧時的封號，但有誰知道？那是最可笑也可悲的自嘲…「那樣的詩我是寫不出來的，我沒天份。」她如此答道。

海邊那天之後，他們又出去過幾次，先是進行了一段懷舊之旅，重踏一次所有過往的足跡，像是解歷史之謎一樣討論那些回憶、開心與悲傷；他們拿出未填滿的「台南小吃排行表」，施行吃完所有美食的偉大計劃，同時也砸大錢去了從前不

敢進去的高級餐館；甚至，假日的早晨還一起溜曾經一起養，她走後便留給他睹物思情的小狗……

那是一隻白色的狗，最大的特色是傻憨憨的表情和一顆突兀的黑色大頭。是高中時代的她，在上學路上養的流浪狗之一；因為被同伴欺負得一身傷，讓她哭得亂七八糟的。於是，因為某天的一場雨及她的眼淚，他決定帶牠回家；如此四年過去，小狗長成大狗，他的主人也從情侶變成朋友了……

在他們再度成為情侶的那一天，她被狗兇哭了，他與他母親不停安慰她，一邊教訓著狗：「是姊姊把你撿回來的，你怎麼可以……」然而她哭得淒慘，近乎崩潰，卻不忘擋在狗面前護著，泣不成聲的說：「不要、不要怪牠！是我不、不好……牠肯定是討厭我了……其實……牠一直、一直都記得我的……所以才……要報復我！因為……我曾經……拋下牠……現在卻厚、厚著……臉皮回來！是我先不要牠的！我怎麼……有、有臉……再自以為是……恩人……！」

言罷，每個人都哭了。究竟是為什麼？是什麼讓一位天使變成惡魔？是什麼將他們的幸福剝奪走？為什麼這個故事要以遺憾收尾？為什麼那天一當他問她「真的要結束嗎」時，她能堅決到近乎冷酷？在一起時，是她幾乎天天都在哭，分開後，她的眼淚卻留給了他。

他說他嘗試交了幾任女朋友，卻總是比不上她…她溫柔、她善良、她天真、她單純…他總是說：「如果妳是公主，我願意當妳的騎士，永遠守護著妳；如果妳是天使，我願意當妳的信徒，獻上我的生命、愛妳。」

但如果她真是那麼好，為什麼總是令她流淚？如果他真是那麼真誠，為什麼她總是哭泣？揮霍眼淚，直到承受不了悲傷；爭鋒相對，直到害怕面對彼此。於是懦弱如她，終於逃出了他的懷抱、他們的愛情……

她說她不知道，雖然不知道確切的答案，但答案就像毒癮一樣，每回想，胸口總免不了隱隱作痛。有種又冷又熱、又充實又空虛的感覺交替在心裡；就像是當初爭吵的每一夜那樣，壓得她喘不過氣。

男人總是不了解女人哭泣的原因，他認為是年齡的差距，但當時她不相信，直到現在才明白，在愛情前面我們都幼稚得過火，自以為是又愛自怨自艾。承諾給得很多，現實卻考慮得很少；忘了要堆砌歲月，忘了緊抓彼此的手，只是一味奢望鐘鼓與白頭。

其實，摘星掇月、山盟海誓、海枯石爛……這些她也曾信仰過，但對那些更替不斷的男朋友來說，她只是一道流星或曇花的開落。就連與現任（但現在已是前任）男朋友分手的時候，他也像了然於心的說：「我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。」然後很瀟灑的放她走。

於是那天，他們重新在一起了。以相隔四年的思念擁抱彼此，埋在他的胸膛裡；他的心跳、他的氣息既熟悉又陌生，她對於這種心悸的感覺很不習慣，身子微微顫抖。那是睽違了四年的遺憾與期望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情緒，恐懼、慌亂、不知所措。她說她害怕一切只是夢，就像是她總是坐在車廂裡獨自哭泣……

她說：「有時候我分不清楚夢與現實。某個時間點、做著某件事，我都會擔心，其實自己是在另一個時間點做著另一件事；夢境也是，我不知道我醒來是不是真正醒來，抑或是真正睡去……就像是現在我和某甲在一起，但我的心總想著他是某乙，那不是可笑嗎？」

但她現在真的跟某乙在一起了……不是嗎？她的視線拋向遠處的地平線，再度以以往的沉靜道出一個悲傷的事實；她說就算再難堪，也必須讓故事有一個交代，她終究得交出一張努力過的答案卷，即使成績不盡理想。

「他總說——他的愛情被施予一種『三個月魔咒』，所以每當第三個月他總是提心吊膽，他擔心輪迴這回事……這讓我想起我們相識之初，他也告訴我他害怕女孩子，也不相信真愛；然而，似乎是我解開了他的咒語，不管是對愛情的懷疑與恐懼，或是三個月必定分手的說法……」

她走進火車站，在火車時刻表前愣了一會後，便走近售票櫃檯，買了張民雄往永康的復興號車票，給了張百元鈔票，找回五塊錢。她對售票員點頭、微笑，沒有多餘的言語，肢體自然表現出的禮節是她的特色。

「就如我之前說的，我相信我們再度相遇是安排好的，因為過去的我對他交了張白卷，所以現在一有義務再重寫一張。但事實證明，重寫一次考卷不代表就有能力解出題目，重來一次的人生也不會更加完滿，即使不會重蹈覆轍，也會走上另一條通往挫敗的殊途……」

她投了罐十塊錢的鋁箔包奶茶，坐在等待區紅色的塑膠椅上靜靜的喝；她說過——雖然「人不可無癖」，但奶茶是她唯一的成癮物。

那他呢？妳總是掛在嘴邊的、最深愛的他呢？

「某天下午，我一如往常——像從前一樣和他抱在一起睡午覺。啊……從前的我們很單純，翹了禮拜六下午的自習課，只要一起吃午餐、然後陪伴彼此入睡，就很滿足了……那時我甚至認為自己會一輩子在這個人懷裡，往後的每一天，入睡、甦醒也都是他的臉。在他懷裡很安穩，我從來都沒有做過噩夢；我也一直以為我們復合後，自己就不會再做那種怪夢，但——那天卻做了。」

她調整了一個最舒服的坐姿，打開手機，開始把通訊裡所有男生的名字，一個個慢慢清除；有些名字有點陌生，有些名字甚至已經沒印象了。

她常說她對他們懷有深深的罪惡感，不在於她甩了他們或辜負了他們的感情，而在於自己一結束後竟然就船過水無痕，彷彿一切從沒開始過。

「沒錯，是那個搭火車的夢。夢裡，我再度踏上一班陌生的列車……以往我從來不敢往窗外看的，因為我害怕看到自己經過哪個陌生的、或者熟悉的地方，我總是一直緊抓著那張車票，注視著上頭混沌一片的起迄處，默默的等待下一個站牌，那個小姐會說：『車門要開了』，……然後我就可以逃出這班列車——躲進另一班列車……」

好奇怪！你認為的逃避，竟是選擇陷入另一場惡夢。

最後她刪掉最後一個名字——我的名字。她的嘴角輕輕揚起，站起來走向剪票員，剪票員看了她一眼後給了她一個親切的微笑，提醒道：「南下在第二月台喔！」她對他點頭微笑，從容不迫地走向第一月台……

「但那次我卻往窗外看了，你知道我看到什麼了嗎？我——我看到月台……像是我去過的每個站的月台，卻又像極了我每一次上車的月台；或者應該說——列車從來都沒有開動過……難怪——難怪車票上什麼都沒有，難怪——難怪永遠到不了終點……真是傻瓜……」

她凝視著鐵軌與地平線吻合的地方，有一個小黑點逐漸放大。她站得挺直，笑容和眼淚都很安靜；陽光串在她每一根髮絲上閃耀、波動，我的視線再度聚焦在她身上。

她真是一個很美的女孩，但如果要以美來定義她，美的範疇似乎又明顯不足……她的美讓人心痛，擁抱她將讓你全身淌血；她是綻放的罌粟，她的愛情比任何一種詛咒都折騰人，但又令你不得不陷入。

「在恍然大悟時，我醒了過來，在他身邊又哭又笑；他被吵醒後一直疑惑的看著我，我便笑得更大聲、哭得更激烈。他抓著我的肩膀一直晃，大概是以為我瘋癲了吧……但其實我從來沒這麼清醒過。清醒到迷惑起自己究竟身在現在或過去？四年前或四年後？故事裡或故事外？我究竟在哪個他的懷裡？是記憶裡的他，或現實裡的他？或許我們從沒有分手過，或許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夢，或許我現在還在夢中……」

她解除了我的咒語，又給了我她的詛咒……所以我才會選擇捨棄，捨棄了她的陪伴，捨棄了我的執著——然而，我現在卻還是出現在這裡……

我依然愛她！

「那一刻，我才終於明白——我不只在每個人的身上找尋他的影子，也在他的身上找尋了過去的影子。結束的那天他說：『妳能拋棄我一次，也能拋棄我第二次！』但——先離開的人就是罪犯嗎？他是我世界上最不想傷害的人啊……」

她是一個誰都想承諾她永遠的女孩，誰都想帶她抵達那個終點，但我真懷疑——是否真的有人做得到？

「我想說－其實，我所深愛的人，早已在我內心裡死去了……對，四年前，就不存在了。但他是永遠不會懂的！因為在我說出口之前，他就很任性的一帶著我的罪惡感離開這個世界了。」

那天，面對我的死亡時，她竟忘記了該怎麼哭泣，我也忘記數她究竟說了多少道句對不起；我只是一直緊抱著她，像要用盡一生的力氣一樣，即使這樣的愛，她將永遠也感受不到……

火車逐漸接近，像一隻巨大的獸，她無所畏懼，只管優雅的穿過人群，穿過我的身體……

「停下來！」我吶喊－可是她與那班列車都沒有停下來。廣播響起：「第一月台有列車即將通過，請各位旅客不要靠近月台邊。」此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，有女人忍不住尖叫了起來。

最後一秒鐘，她轉頭看著我（但她怎麼可能看到我？），微笑著說－「旅程該結束了……」

雖然知道，即使伸手也觸摸不到她，但真正讓我的手遲疑的，卻是從月台躍下的她，就像一個天使，肅穆的神情、柔美的身段，從背上伸出潔白的羽翼……

風終於將她吹散，化作我眼底的餘光……她終於不必留連於夢中，終於，抵達了終點。